

莆田縣志

PUTIAN XIANZHI

莆田金石木刻拓本志

(草稿)

下冊

(文教衛生資料之一)

內部資料
定期收回

莆田縣縣志編纂委員會

1981年12月

145

21

甯田金石木刻拓本志

目 錄

- 一、凡例..... (1)
- 二、總目錄..... (3)
- 三、唐刻拓本之部..... (13)
- 四、宋刻拓本之部..... (13)
- 五、元刻拓本之部..... (50)
- 六、明刻拓本之部..... (53)
- 七、清刻拓本之部..... (188)
- 八、附錄..... (221)
- 九、補遺..... (229)

刊誤表

莆田金石木刻拓本志(明刻拓本之部 續)

明黃起有跋起雒識三塘公遺稿

同廬梅南親同早發次伯兄韻

曙光行李又南征、勞髯鷄籌口禁城、布穀聲中烟未散、扶桑影裡月微明、
三年報政勞兼拙、萬里今朝弟與兄、鄉夢白雲催鳳駕、猶從馬背談餘情、

其二

歷歷雲中似有聲、忽看歸雁各天鳴、幸因轉堞連風雨、轉爲分裾長晦明、
郵舍鷄聞懶問寢、酒帘影動口營羹、杏花新柳參差見、馬首朝朝春色迎、

其三

鬼方度象又檣槍、柔遠丁宁天上聲、口于口口口口口、憐余口作星行、
一口落月猶相照、五嶺寒梅獨繫情、湖外似聞父老語、耕塲蛋起趁新晴、

其四

去臘過此驛程、共球遠吏亦神京、天威咫尺霜雪冽、口職桑麻勸口平、
露口福按函聖澤、花飛征旆度春明、不知村口人多少、枕上聽聞口口、
嘉靖丙戌會叔祖三塘公令保昌、與伯兄斗塘公爲都勻守、同輯南子家言、
此其歸途偶和也、是時高祖口年及口、先祖次塘公、以仲子侍養、不與計
偕、故旅館星霜、惟二祖相晨夕耳、今觀詩中所言、臨民效職、畏此簡書
、而親舍白雲之感、對床風雨之情、勤勤懇懇、使數世沿讀之、忠孝友于之
念、油然而生、豈但可以詩觀乎、三塘公遺集數經兵燹散落、此稿存廬梅
南刻中、應傳處其久而或佚也、勒石祠壁、以傳於後、且欲后人之瞻思先
集、各以斯意求之、璧合珠還、容可俟也、曾姪孫起有頓首敬跋

公林居遺集、爲倭變散去、先觀察向得湖西倡和詩、並圖一帙、蓋公與
丘公茂口吳公晉鄭公玉廬公樹鄭公弼號六逸時刻也、戊子又以亂失去、
僅得茲四首、世世子孫、共口寶之、歲癸丑長至曾孫起雒百拜謹識、

黃起有 字應似、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左中允右諭
德、侍經筵日講、掌制誥、升左庶子、著草書、蒼秀軒翥、絕得古人
筆法、世爭珍之、

黃起雒 字應儻、鳴喬子、希茂曾孫、天啓甲子鄉荐、官詹都御史、既

一、周漫、鑑其髮、自稱無山老衲、懸蒲席爲門、賣畫自給、
一、三塘爲黃希漢、名如琴、以字行、更字如漢、希英弟、弘治甲子領
鄉荐、官保昌知縣、以子懋官贈侍郎、有三塘集、黃希英號斗塘、希韶
號次塘、希漢號三塘、皆仲昭孫、

閱黃起有書黃公祠門額 (在莆東里)

唐御史黃公祠 起有書

按：唐御史黃滔事迹見李時勉撰品樹連陰圖記下所附考證、

明高賢陳翰臣書重建忠勳祠記

、在激澗巷、即今城隍廟之右、現併入莆田醫院、祠廢）

祭法有功德於武者、得與祀典、昔帝舜南巡、終于蒼梧之野、勤其事也、
是以蒼梧祀之、世世不絕、后數百年而其孫虞思胡公爲周陶正、武王以其
有制器功、祚土於陳、因姓焉、又數百餘年、有宋開國、而尚書公仁璧、
僕射公雍、父子並赫起、爲時名臣、陳氏始大、今舉其最者、如尚書勸陳
諫以節土、僕射捐已宅以建郡、討林居奇之亂、里號清平、開南洋之溝、
出無且斥、至於制勝之策、勸農之圖、蠲租之疏、恒乎與日月爭光、大都
柱石國家、衽席蒼赤者也、而鄉人尤德之、迄今口其功不置、具載郡志家
乘中、又越數百年、而爲今大宗伯、父子三世、擢巍科、躋顯仕、海內稱
世望閥者、靡不推轂著陳氏矣、噫嘻、其原固自有哉、二公故有祠在郡后
、宋皇祐間、陳徽卿知興化軍、上疏請建、賜額忠勳、明成化己亥、林愈
憲克賢奉詔改建于城隍廟之右、迄今百年餘矣、不佞德承乏茲土、每月朔
禮廟、必過祠下、瞻遺像、擬精爽如在、愴焉敬慕久之、已徘徊四顧、
則荒祠淪隘、棟垣半圯、摧亡以安神靈、欲新之而會時議、未有以舉也、
徵于茲、侍御連公行部、既以植綱絃紀、大小壺菓子度、乃首訪先祠上鉅
者、徵其郡曰、按乘宋初尚書僕射二陳公、爲莆中殊絕人物、忠貞勳伐、
炳耀乎后先、余心實嚮往焉、祠久蝕弗稱、非所以崇明祀、示后裔也、鼎
新之事、則有司存、檄至、德喜曰、是余志也、因令幕屬會計工費、當數
百緡、已稽幣之份、僦三百、難之、謀于宗伯、宗伯曰、此不佞家事、胡
適鳳大夫爲也、願祠有舊樞樞、撤而易之、其直足稍充、價不憚、不佞當
益之半、狀上報可、乃命將作鳩工興事、經始于六月二日、廟廢門廡、以

次而成、輪奐如、丹雘蔚如、大抵皆宗伯所自益云、功甫沒、會不佞有浙臬之命、方趨錢塘謁表忠觀、讀蘇文忠手書碑、爰念五季紛爭時、閩有王審知、泉有陳洪進、割據犄角、以使其謀、人人思染指中原矣、迺我先祖武肅保有吳越、不至蹂躪、已爲百姓清命、籍境內而歸之一統、世篤忠貞、至下食其報、蓋尙書僕射之忠大類此、此其、致已足垂聲千古、餘無論已、甫自壬戌之變、兵燹所及、室無完壁、獨二公遺像如故、茲匪鬼神陰贊之邪、歷觀往蹟、在昔立德立功之臣、代有口姓、其間一再降而遜敬者、何可勝數、陳自敬仲時、周史筆觀之光、其縣志云在其子孫、光遠有曜矣、逮于今其后益昌、其說猶信、天之冥陳氏、信未艾也、謂蒼梧陶正之遺非賦、夫褒功懷神、代天之事也、章往詔來、憲臣之事也、顯祖敬宗、孝子慈孫之心也、忠勳之□□矣、天不欲泯其祀、若有待焉、侍御公一舉而張皇之、豈惟陳是爲、蓋以風示有位、令天下后世聞者莫不陳然興也、而況生其鄉者乎、而况爲之苗裔者乎、其有裨于風教豈渺哉、宗伯業以寅清佐主上興禮樂、身致太平、負東山陳水之望、胡用家爲、書行之、施于有政、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正本也、本深而枝茂、陳氏之世祀也宜哉、德故論著之以示夫過而武者、已舉也、協贊則關武守舉尹賀別駕表祠司典致和、經費則蕃田孫尹縉有仙遊周尹鐸、而先后重修者、則徐經歷柱杜照濟法、得並書、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勅整飭嘉湖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前知福建興化府事
后學吳門錢順德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前太子賓客吏禮二侍郎二十世
孫經邦立石 二十一世孫翰臣篆額並書

忠勳祠祀宋左司郎中陳仁璧宋集賢院學士贈僕射、陳靖

陳仁璧 字尚玄、初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事參軍贈太子洗馬、

陳靖 字道卿、好學、頗能古今、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授陽翟主簿、契丹寇邊、上五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眞宗時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尤詳於農事、

陳經邦 字公望、晉子、嘉靖己丑會試第二人、選庶吉士、授編修、時神宗在東宮、經邦爲講讀官、及登大寶、日執經侍左右、賜資甚渥、轉禮部尙書、所條舉皆有闕典禮、乞歸年尚未艾、林居三十年、上

亦勞念、時間先生無恙、而柄國膏泥之、卒不得大用、

陳翰臣 字子卿、經邦子、幼聰慧、十歲能文、十二歲能作篆隸、萬歷應天鄉薦、謙退下士、人不知其爲貴介也、體羸善病、年三十九而卒、時三山建高賢祠於烏石山、追祀閩中往哲之以文詞著者、翰臣與焉、父經邦以詩紀其事、有句云、年來不盡西河淚、爲爾浮名一解顏、

錢順德 常熟人、進士、萬歷十二年知興化府事、官至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

明蔣于亨書孝義里社重建記

(碑在城隍山巷孝義社大門外右牆上)

孝義里社故在玉井街孝義坊之東、國初參軍林公用和率里人創建者、后被武夫便毀、正德庚戌、其六世孫都事公有恆都憲公有守購地于其東城隍山巷中徙建焉、以是里人至今稱林氏爲懷德主云、社位癸向東、中堂祀土穀聖王諸神、東偏一室爲仙姑壇、嘉靖壬戌、燬于兵燹、寇退、都事子別駕仰威倡業修葺、時詘力乏、暫以棲神耳、余時伏謁、心竊不安、欲議改建、而未之逮也、歲丁亥春暮不雨、衆禱于社、里中雋黃生順吉夢有長者峨冠博帶、語之曰、雨其至、吾身安棲哉、厥明沛然雨矣、衆入謝、黃生具述夢中語云云、是秋九月、有鄭兒遊社中、見聖王傍然陳而立者三、三告之、人弗之信、異日已候、怪風一陣聲轟轟、而像玉傾以窗外、幾仆地、衆咸驚愕、奔告於予、予曰、嗟、神誠弗安于棲、茲其啓予、亟亟圖之、迺命兒應流、時會黃生偕林都憲子摩成共謀改建、以備告緡紳士、愈然、迺介文學卓先生中立爲主盟、高君文彭君思鵬募衆、各捐金有差、而紳士多樂捐助、迺市材質植、獨吉吉神、以孟冬朔日肇工、仍其舊址、建堂一座、前建以堂、分建臥水于左右、其外門廊支以石柱、翼以欄檻、計廣五弓、深九弓一尺、東偏壇室舊面壁通階、鑿屋別開一門、與社門並、頗覺明豁、而外亦設欄檻甃、廣四弓一尺、深五弓一尺、仍祀仙姑、改名曰太一靈宮、於是翬翼飛雉、廟貌軒然、視昔改觀矣、是役也、始終讜畫省視、蓋多黃生林生力、而司財用出入惟謹、則卓先生獨任之、故能役不踰時、物無濫費、而事且畢集、諸君顧應不胥勞、恐歸諸神明默佑功、會茲仲月上戌、大尹高公萬仞、參政彭公文質、通判林公應麟、憲陳公祖

堯、率諸里萬舉祈各禮、讀誓誠、濟濟彬彬、而太守周公希賢唐公守欽別駕鄭君如喬、則皆在官邸、萬里外聞茲里社鼎新、人文嚮盛、能不興桑梓之思哉、迺不佞萬有樂觀厥成、僭爲之記、

明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春三月三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工科給事中方萬有拜手謹撰

郡庠生蔣于亨書丹 西湖少庭林伯祥勒石

孝義社以在孝義坊之東而得名、坊爲宋旌表林昭虔妻翁氏立、昭虔隨計卒于舒城、翁氏年二十一、守節事舅姑、以孝聞、子嗣宗嗣先俱擢進士、郡表其里門曰孝義、方奎山先生作是記、謂國初參軍林公用和率里人創建、而社門額一扁額、題曰孝義里社下款書晦翁二字、又仙姑壇內有蔡忠惠書之永錫一扁、此社旣係明初創建、何以竟有宋賢手蹟、是一疑問、

方萬有 字知初、號奎山、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進士、授庶吉士、不阿分宜相、左遷工科、忠諫逆譖、謫休寧丞、擢儀曹、分宜子滋不悅、遂掛冠歸、整祠墓、纂譜牒、復偕方員外攸躋徐郎中視瀾黃給事中纂修部乘、所作古體詩、意態閒適、依然漢魏之遺、

高萬仞 字孟孟、嘉靖癸卯鄉薦、保昌知縣、

彭文質、字在份、號從野、大治子、嘉靖己未進士、官廣西參政、以貳抑壅溝被謫罷歸、耽玄未道、寓僧寮中、以孫汝南貴、贈兵部侍郎、有遙清集、

林應騰 字君探、嘉靖乙卯鄉薦、兩淮運判、

陳祖堯 字肖欽、嘉靖戊辰進士、云南副使、

周希賢 字思謙、嘉靖甲戌進士、云南副使、

唐守欽 字宗堯、嘉靖丁丑進士、山東參政、

鄭如喬 事蹟待考、

明蔣于亨書林應箕壙誌

石長一市尺七寸五分、闊一市尺一寸四分、二十行、行三十二字、一九五八年延壽村墾荒時出土、現藏城廂公社延壽大隊某社員家、明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考石海林公之壙（篆書、石大小同壙誌）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考石海府君壙誌

先參岳府君姓 諱應其、字輝南、號石海、行慶十一、先世家莆之石鼓村、曾大父僉憲公始遷左金橋巷、及府君又遷驛前街、派出曾九牧邵州公之裔、歷至宋、累舉簪纓、十九傳至德乾公、洪武間助築邊塞、詔復其家、又三傳至贈許事公諱雍、配蘇太孺人、生僉憲公諱仕鳳、正德丁丑進士、官至云南僉事、精於經學、名士多出其門、卒祠于名宦鄉賢、有三丈夫子、長妣贈孺人宋氏、生府君、甫五歲而病入卒、僉祖妣封孺人顧氏、生二叔父應宸應斗、俱庠生、府君幼有異質、長解郡諸廣生、治春秋、嘉靖丁酉舉于鄉、戊戌第進士、授行人、選御史、癸卯丁外艱、己酉按云南、壬午按浙江、監督兩省秋闈、咸得其才、尋丁內艱、乙卯入掌京畿道、駸駸乎轉徙之階矣、而在浙時嘗以科場拂權臣之意、會丙辰星變、爲權臣所中、出判六安、有惠政、六人德之、爲之立生祠、未幾轉推衛輝、歷南戶部主事、駕部員外武選郎中、屢著聲績、乃擢湖廣參議、又以直道謫兩淮運司、貴移寧國同知、正猶吏于法、當事有忌之者、遂浩然南歸、軍民遮道留履爲別、家居六年、逮疾卒于正寢、時萬曆癸酉六月十六日辰時也、距生正德庚午七月十二日戌時年僅六十四、痛哉、配吾母封孺人吳氏、教諭公一東女也、男啓宗、郡庠生、娶沈員外公良季女、孫岳慶、孫女一娘、初府君卜藏于城北延壽村坐丁向癸、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啓宗奉柩安厝、臨穴攀號、痛徹五內、念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歿、而啓宗又弗克肖、未能顯揚萬一、敢述其行概于壙、且將永立言君子以銘其墓、嗚呼、夜臺一別、嚴范自遠、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痛哉、萬曆五年丁丑十二月十五日不肖孤啓宗泣血誌誌

晚生 **蔣** 于亨頓首書並篆誌

康云程撰姚孺人壙誌

石長一·七三市尺、闊一·一五市尺、二十行、行二十八字、藏莆田第九文化館、時代爲萬曆二十四年

先母姚孺人壙誌

母生於正德丁卯歲十一月十一日酉時、卒於萬曆癸巳歲二月廿一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七也、母之先、分派於北門楊山、托生於城左東隅、而考終於金橋鹿堂、數若使然、維茲孟春、不肖孤奉靈柩合葬于中峯先塋左、雖

母息心于地下、而不肖孤終天之恨能釋然哉、追惟隆慶壬申春、先君弗祿、萬歷元年癸酉十二月、先君安寢茲山、越癸巳春、吾母弗悅、優游先世、比先君薨二十一年矣、竊恨不肖孤無當母心、而孫曾滿前、承懽朝夕、母所用以少慰、儻在茲乎、卜葬之辰、則丙申年正月初三庚午日、戊辰時也、母有男三、長即云程、僑居廣東徐聞知縣、仲其椿、早夭、季云霄、平海衛學增廣生、亦先卒、女二、繼卒、孫男十人、一國鼎、向益、向升、向萃、向復、向乾、向良、向臨、云程子也、一向節、向節、云霄子也、國鼎興化府庠生、娶籍雲縣大尹李廷女、聘娶溫洛俞士載甥女黃氏、向益娶萬安縣大尹周讀女、繼娶光化縣大尹陳其範姪女、向升府庠生、娶南甯府學教授陳崧女、向萃、娶南甯府中郎鄭文昇第四女、向復、聘浙江按察司付使高超第四女、向乾、聘揚州姚方伯冢子府庠生一璋第四女、向良、聘東甯林主政仲子庠生林緯第四女、向臨未聘、濟路侯官縣庠生、娶戶部山東司主事福城張夢斗姪女、向節、娶南甯陳氏女、曾孫凡八、三才、三捷、三階、三旌、學颺、學江、學漢、學潛也、孫曾森立、皆母岐分、若其聰明魁傑、淬礪儉勤、則載在家乘別傳、吾康孫子、一披閱而周知、茲用不贅、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歲正月三日

不肖孫雲程泣血謹誌

林少廷刻

康當世撰高孺人壙誌

石長八市寸、闊八·五市尺、十六行、行十九字、石藏書田第一文化館、時代爲萬歷四十五年、

城東康母高孺人壙誌、

痛念母兮、生於嘉靖己亥十一月初一日酉時、卒於萬歷乙卯七月念一日巳時、蓋七十七年所矣、其間綜家政、歷儉勤、條條也隨姑未枚舉、舉其大節、則有三不朽者存、一尊人以肫摯、而爲婦能孝、一矢栢操於蚤歲、而爲兒能貞、一教育不肖二男以迄有孫曾、而毫無懈弛、則又尤稱爲賢母、嗟嗟、自淳龐斷而人道漓、賢孝渺而貞淑稀、母獨以一身樞綱常於此日、自宜以一人垂懿範于千秋、信非望族之媛、女流之魁、未易以臻此者、兒略得不含哀揮淚而載筆爲誌、以今丁巳歲適逢大利、適於八月念五日未

時歸藏于先塋之左墳、是以完節對先君也、噫嘻、含輝隱曜、未獲褒揚、儼彼蒼其幽分、當何時龍錫以龍章、
萬曆丁巳八月吉旦不肖男 濟略 當世泣血謹誌、

林垞林陞 撰：一、聯峯府君墳誌

石長二、五市尺、闊一、二五市尺、二十六行、行五十五字、石藏莆田第一文化館、

明中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顯考聯峯府君墳誌、

府君林姓、諱挺章、字繼暉、別號聯峯、世爲上林人、裔出唐端州刺史輩、曾大父諱口、隱德弗仕、大父諱師顯、封禮部主事、贈貴州付使、父諱應標、登癸未進士、歷任山西左布政使、以府君貴贈通奉大夫、母累封恭人陳氏、以府君貴贈夫人、府君少而穎俊、有聲庠序、年十九、偕伯諱挺章奉于鄉、明年、捷禮闈、~~廷試~~二甲第五人、拜工部虞衡司主事、~~尋~~爲繕司員外、管司節慎庫、勾稽惟謹、掾吏無龍乾沒者、丁大父艱、補刑部員外郎中、府君自居法曹、輒取國家繁令而究盡之、慎測意論、~~無~~無滯傳、海鹽鄭端簡公深器之、奉詔卹刑兩浙、市峻六郡、而陳夫人諱、既免喪、復除刑部、未幾出爲貴州付使、勒兵威清、貴州夷獠窟穴、地瘠而民貧、府君潔己以先屬吏、振火患積餓、~~以~~以蘇門黎、~~上~~上七司士官薛紹榮輩遺稅敵疆、絕跡公府、府君宣示威信、爲之期會以寬之、經年~~而~~而通負漸輸、印水道苗叛、府君盡棄輕戰、擒其渠魁、餘黨悉爲戮、~~莊~~莊皇帝嘉其績、詔賜帑金、未幾、白泥司士官楊贊等亂、拒敵成師、屠陞半口~~變~~變、詔川貴兩行省合兵討之、府君焦思經略、勦中~~機~~機宜、事平、復拜~~帑~~帑金之賜、普定有御史曰梅惟和者、其父目亦故二千石也、皆以進士起家、所使奉齊民田舍墳兆至不可~~下~~紀、府君一以法裁之、普安州判官胡上攻於督撫趙錦有葭莩之故、以匱篋不飭、直指下其事使按之、~~主~~主政訟冤趙以屬並謝、會滇故憲付張天復爲胡趙鄉人、陰以屈法請、府君弗是也、竟隨如律、趙心啣之、而先是諸州守段絲錦等並緣刑名乖謬、府君繩之不少貸、於是偕作謗書與天復比、趙據其言形之白簡、府君停齊藩之命聽勘~~矣~~矣時御史蔡公廷臣博採輿論、知謗所由起、~~上~~上書白其冤狀、上相高公拱、擢行篆宰、讀其書、韙之、因移檄諸省~~其~~其時有中臺非如林憲付者、亟要實以聞、使臧否失真、煩冤莫雪、府君不煩~~辨~~辨、一日而名馳四裔、則其

業所樹立也、改雲南參政董版籍、司贖課、處脂不潤、人服其守、頃之、入賀、擢貴州按察使、府君習法令、吏無敢舞文法、絕斷餘聞、每反覆成獄以求縱舍、爲督撫嚴公清所知、時議征牙州、府君贊其議、繼剿丹平、樞心計者授之算、遂獲僞印、且誠易利以獻、復與共事臣倬承優賚焉、今皇帝之五年丁丑大計羣吏、拜雲南右布政使、及期、督廣東左布政使、廣放陸海、府君裁無名之費數千緡、方以書請故中丞龍公尙鵬行條陳法以利粵世世、而竟以左使調、時蒞官三旬、耳聞者莫不駭之、里居數載、乃以調選留滯都門、遂嬰末疾不起、嗚呼痛哉、府君性簡質、衣不裘紵、食不兼旨、蓋儒生澹難之、沉嘿寡言、每賓朋燕集、未嘗出一語、至策利敗、定紛糾、察吏治、則老吏自謂弗及也、歷官三十載、所至卓有成績、民愛而思之、介石之操、迨老彌篤、始拜官、嚴相嵩父子醵張要路、府君絕私謁、嵩嘆之甚、謂郎強項酷似其父、蓋通奉公左轄豫章、嵩婿冀應涇口時有所關白、無得請者、嵩夙所修怨雲晚移南粵、張相居正當人主殊眷、其二曾人濟稀稱觥、三子淪魁入禁苑、府君曾不以一語云政府、曰以是失居正驩、然府君有以自守、視榮進泊如也、可不謂真行君子哉、至嘉靖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卒萬曆甲申七月初五日、享年五十有四、門二、壻邑監生、娶都御史陳公志女、陞、郡諸生、娶大宗伯陳公繼之女、女二、長適僉憲何公本、太學生、次適參知僉公維屏子、郡諸生、弟二、鍾寶、未聘、鍾鼎、聘觀察使朱公文科孫女、女孫二、俱幼、墓在興教里松山之陽、山故曾大父贈憲府公塋玉也、凡二龕、首癸丑丁、左府君、右妣洪恭人、葬之期、在上二月十日壬申、塋等惟吾不文謹採府君宦履行實納之墳中、以垂永久、且識歲月云、

萬曆歲次乙申季冬之吉 不孝男塋陞全泣血謹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前禮兵二部尙書郎不肖弟鳴盛拜手塋諱

林塋林陞撰：二、顯妣洪氏塋誌

石長二、三市尺、闊一、二市尺、二十行、行四十字、石藏莆田第一文化館、

明封安人加封恭人顯妣洪氏塋誌

顯考諱庭章、系出唐端州刺史葦、世爲上林人、妣洪姓、世居寶石之耕墾、曾大夫克訓、大父仲謙、俱贈按察使、父曰西溪公、舉正德辛巳進士

、舉任應天府尹、母封市人余氏、生母王氏、妣少育慈性、通女誡經史諸書、紅女之事、靡不精巧、府尹公及余淑人愛之甚、曰、是必爲門楣光、不以與凡嫺也、而府君自其總鼎業已露頭角、遂許府君婚、十六于歸、時祖通奉公在官邸、妣奉姑陳夫人得其驪心、與妯娌居、謙抑慈仁、上下翕然、之、未幾、府君以制科爲郎、自月俸之外無長物、妣食資漸淡、以勤儉佐之、兩奉通奉公及陳夫人諱、哀毀骨立、自是值生卒之辰、未嘗不綰衣而祭也、壬戌之變、府君轉徙無諸城、僦民舍以居諸日季、妣不時捐簪珥爲桂玉資、姑之幼者未字、妣爲治衿襦以歸于翁、無凡微見顏色、蓋有烈丈夫風云、妣雖生於貴盛、然無世俗驕貴態、厭奢靡之觀、恆以質素爲家、先、至其急人之困、不翅調饑、其撫諸子也、未嘗以恩廢嚴、每語不肖、自汝先世皆以博士起家、敦行樹德、爲閭右赤族、汝曹念之、無過快前人休、妣稟質孱弱、多罹霜露、自府君防兵威清美、久困床第、呻吟之聲、居其強半、府君稍遲齊藩、而以按胡士政事爲開府趙錦所論刺免官歸、已而直指蔡公廷臣上書白見寃狀、府君起參知滇省、以迄左轄粵東、凡十載、妣不及見矣、嗚呼痛哉、生嘉靖辛卯二月二十九日、卒隆慶壬申六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二、初以府君衛最封安人、繼以府君防兵值大慶軍恩封恭人、子二、塤、邑諸生、娶都御史陳公志女、陞、郡諸生、娶大宗伯陳公經邦女、女二、長適僉憲柯公本子太學生儀、次適參知叅公維屏子郡士近臣、孫男二、鍾震、未聘、鍾蔣聘觀察使朱公文科孫女、女孫二、俱幼、妣棄不肖之日久、宅兆未營、辰夕疚心、茲得吉丁沁山會大父贈憲付寒溪公之右壤、首癸斷丁、爲窆二、府君左、妣右、季冬十日、偕府君窆焉、禮也、晉容遯遯、熾行弗彰、是不肖之罪也夫、爰以耳目所觀、記書而載之九京云、

萬曆歲次丙申季冬之吉 不孝男塤、陞泣血謹誌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前禮兵二部尙書郎不肖弟鳴盛拜手填諱

明尙書陳經邦撰三學公田記

（碑在府學裏、今蓄一中）

高皇帝授戈請藝、詔郡邑各置學、高第弟子既餽于學宮、而又設之公田、以給諸士、二百余年文教翔洽、惠至渥矣、興於閭望郡也、世廟而上、實

興之士、幾半七閩、名碩彬彬輩出、而學田獨廢、士之負者輒其出于方、長吏歲時舉都縣諸生、念費亡所出而罷、甚非所以稱國家育才勸學之意、康章徐公秉政奉命參閫藩、分守吾郡、因延問學官弟子知狀、喟然曰、漢世循吏、推文翁爲首稱、翁遣蜀生之京都受博士業、數遺刀布蜀物、以資其費、今郡邑有博士、亡煩遠業、而生徒疏散、學政廢弛、有司豈不動於耳目、如漢吏何、乃日夕籌所以養士者甚急、於是邑侯姚江孫君有獻議、義山僧凡七支、其一傳衣絕矣、焚修之田猶八十餘畝、他僧分而利之、又前守周侯閔廣業里多浮賦累、管置暇田三百七十餘畝以佐之、今浮賦已蠲、而田獨擅于里猾、枯亡謂、其籍義山絕僧之田、而割廣業公田之半、歸之三學、爲養士費、甚便、徐公欣然是之、以風諸生、於是三學諸生上其事、公爲亟請於中丞及御史臺、皆報可、而會邑民吳曰寶以事逮、願入田六十九畝有奇以自贖、許之、乃與郡邑諸大夫酌便宜、定其制、條畫纖悉、垂百世規、凡士之不能舉大者、亡以爲登第者、師口口之聚士而試之者、賑恤供張、胥出乎此、而又歲斥其羨、以裕餘畝、吾郡逢掖、靡不沾沾色喜、謂公以藩宜大吏、能嘉惠吾曹、俾不虞於俯仰死生、壹意修業、吾所不蒸蒸日上以負公者、非夫也、不佞聞而善之、竊謂上之養士、與士之自養、貴交相成、口口其講肄、而周其困乏、養士之責也、涵潛德義、風廉狷之節、士養之道也、易尚願貞、詩美飽德、記稱禮耕義種、蓋有味乎其談之矣、曾子藜藿不充、歌聲振乎金石、原生整冠纓絕、捉襟肘見、而慨然無作貧之色、此其情豈獨異哉、亦其所自養者定也、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藉令猥覲上之養士、曳裾懷刺、卑營亡節、則國家重士之謂何、諸士勉乎哉、余口公之口口廉、諸士之甘貧砥行、用爲獎首、此所望於士者不薄、故余爲公記學田始末、而僭勗諸士者如此、萬曆辛卯歲孟夏上旬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國史會典付總總裁前太子賓客吏禮二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翰林院事經筵日講官注起居理誥勅郡人陳經邦拜撰

陳經邦 事略見所書陳蘭淙墓碣考

明儀曹方萬有書世忠祠重建記

按是祠肇自正德辛巳、直指沈公初爲吾實鎮祖特建、維時督學邵公增入縣清丞廣州判聖若太廟齋郎大中大夫忠惠尚書、凡六畝合祀焉、扁曰世忠、授我祀田、蓋贖典也、其終始振作、卜茲勝蹟、宏厥基宇、則大司寇簡肅公功最著、公卒、當道特舉並祀、以崇德云、詎嘉靖壬戌、燬于兵燹、僅存二門坊表、而堂廡俱燼、神靈靡依、不肖有初罷朝籍還、目擊心恫、亟圖重建、顧力絀薄、不敢重煩有司、乃以祀田歲租賜封君此峯公及左轄贈崖叔相繼貯積、得三十金、叔氏逝、子舉子至二弟出以承余、余心戚戚、猶慮財用未充也、則曾員外篆石叔計議、將大宗祠蒸嘗、暫且兼辦、歲積羨餘、並前所貯、庶足以備堂構、擇君岳叔同玉傳姪重理之、於是市材鳩工、再建寢室藏主、中開正堂、立香案、左右二房、以貯祭器、供庖湆、兩廡而下、闢爲拜堂、且便燕饗、儀門則稍移而前、軒然壯觀矣、重勒世節堂匾扁于上楹、其諸香爐椅桌、森然畢具、始事于戊子臘月、告成于辛卯季春、計用鉅銀一百八十兩有奇、鐫茲首夏之吉、奉妥神位、祀享如禮、諸子姓莫不沾沾色喜、無何、篆石叔復逝、會學憲弟子及讀禮歸、而兵憲弟元忠亦^移過家、明年壬辰春祀屆期、僉舉上海太保文襄公附祀、蓋以公世德作求、象賢濟美、而又拓吾宗祀田、功多、附祀宜也、是日燕酬既畢、都長須文公暨諸族彥、謂有也綱紀是役、事聞成、且詳書之、以示來仍、有乃稽首拜手言曰、於惟吾宗、先哲輩出、其間孝友忠義助扶宣績、著于國史、列于鄉賢、蓋彬彬籍籍焉、乃都使拔而秩祀、僅上六七公、豈不謂六七公者、履顛危之運、遭時勢之艱、而其如貞忠亮之操、確然不可奪、真足以扶綱常、發夷夏、尤世所未易企見者乎、故特表而崇祀之、以勵世風、劓吾子孫、維風之自、其敢不踴躍拮据、重興于寶堅之餘耶、昔簡肅公云、仰思締造之宏偉、俯念繼述之艱難、其務爭自樹立、以先國人、訓詞炳炳、不肖有復何言哉、

萬曆歲在丙申春祀日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義制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王^給給其中裔孫萬有敬撰、

萬曆乙巳按院方元彥提學饒景暉檄送人學士文襄方獻夫附祀世忠祠、獻夫本南海人、字叔賢、號西樵、弘治進士、歷吏部員外郎、以其體大體稱、驟進少詹事、累官吏部尚書、入閣輔政、連被劾、中惡、雖

執大政、氣脈脈不振、亦時有所救正、且帝恩威不測、三疏引疾去、卒諡文襄、考方一蘭島石公墓牌陰記、西樵之遠祖爲石公、即助教方惟深、其子孫遷南海、歷十數世乃生西樵、西樵爲宰輔時、夏爲石公墓址、又給田百五十畝、以南海人而附祀於世忠祠、有由來矣、方萬有（字如初、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進士、授庶吉士、不阿分宜相、左遷工科、忠諫逆鱗、貶休寧丞、擢儀曹、分宜子滋不悅、悉構冠歸、整祠墓、築階牒、復借方員外攸躋儉郎中觀國黃給事謙察修郡乘、）見125頁

明方伯吳獻台書重修寧海橋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經筵日講等會典付總裁郡人陳經邦撰文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浙江按察司參政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郡人吳獻台書丹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湖廣德安府知府前戶部江西司行人員外郎郡人黃驥春

賜進士第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巡按應天湖南直隸陝西兼閱邊防郡人林道強同篆額

郡東二十餘里、有橋曰寧海、長百丈有奇、跨溪海之吭、東潮汐之吞吐、吾郡要津也、始創于元僧盛浦、無何而圯、再建于國初郡丞徐公則敬、聞靈臺僧惠慈、郡民洪景文輩實協成之、宏治戊午、北二門圯、郡守陳公效修復之、嘉靖辛卯、中二門圯、郡守黃公一道修復之、萬曆癸巳秋八月、風雨暴作、怒濤挾深水衝牆、北二門又圯、郡守武林陳公聞而歎曰、修廢起墜、責實在乎、顧費安所出乎、郡之大夫士獻謀曰、自橋圯以來、專利之民、爭操舟以待渡、若官自置舟而收其稅、無慮百餘緡、公從之、獲金三百餘兩、景文之耳孫諸生廷桂白于公曰、橋之旁、先民建佛廬捨田其中、召僧居之、以司橋禁、久之、田併于閭右、僧亡而禁弛、請追復之、歲入其租、亦足以佐葺橋之費、公從之、獲故田五十畝、租錢百石、公曰、未也、濟大事者必集衆力、乃捐俸金百兩、爲吏民倡、凡獲金九百餘兩、於是徵工授脂、諏日戒事、經始于乙未八月、越丁酉五月乃成、郡人往來、莫不歡呼載道、耆民陳俊其陳崇實等請余文以紀其事、予惟公惠政實多、而濟川之功、尤千百世是賴、惡可無述、

(以下尚有銘辭及督工姓名、因字跡漫漶不清、從略不錄)

萬曆丁酉孟夏中澣

陳經邦 事蹟見陳翰臣書重葺忠勤祠記考、

黃騰春 字序賓、萬曆癸未進士、授行人、累遷司正、晉戶部郎中、
擢守德安、調高州、丁內憂卒、

林道楠 字廷任、萬曆癸未進士、授進賢知縣、召爲御史、歷按應
天陝西廣西、陞太僕少卿、丙午以閭卿冊封諸藩、抵家病作、強起就
道、卒于德州、

(二) 文軒舊墅題額

文軒舊墅 吳獻台書

(三) 重興寺題額

重興寺 吳獻台書

(四) 青山摩崖石刻：

萬古青濠濠

此刻在城山巔、舊時松皆合抱、故俗謂之青山、此五字係引用唐岑參
登慈恩塔詩之句、氣象闊大、有吞吐八荒之概、青山得此、尤見本地
風光、字亦軒翥絕俗、宜可與山齊壽、康熙壬寅、界外遷民迫於生計
、相率來此砍木度活、官不能禁、一日竟藉其山、從此青山不復長
青、題名爲霞城、即吳獻台號、

吳獻台 字啓宸、號霞城、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出爲浙
江參政、有惠政、轉江西左布政、擢順天府尹、致仕歸、年八十餘卒
、有綠蘿軒存稿、蘭陵詩話、京兆重厚稿、與物無忤、見魏瑞專政
、急流早退、晚優遊壺山霞城間、與諸老爲詩文雅集、字跡勁有法、

半天逸趣

此摩崖四字同在青山上、崖雖不高、而危石累疊、梯不可登、墨拓時梯
！一腳着地、另一腳以一人手托之、又一人立相距三四尺之石上、飛

一脚踏崖罅、與眾登梯上者相對臨崖展紙、紙數破裂、半日祇得半題兩字、此外尚有松竹梅三隱石刻及林苑翁陳經邦吳敬台三人所刻七言排律、均已洗剔苔蘚、次日再往、遇雨罷歸、

取馬思恭書李田重梵正學純忠祠記（碑在察院西偏、即今村面前、）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奉勅提督京營前福建布政司右參議督理振餉浙江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禮部主客司員外郎奉命典試山西儀制司主事致習謝馬海陵陳應芳撰文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奉勅分巡冀北營飭大同兵備兼理屯牧前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薊門馬思恭書丹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領勅江西驛傳道前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白下何湛之篆額、

蓋余於皇宗朝從先大人於京邸、時先大人郎刑部也、余年纔十有六耳、先大人時時訓余言、成化丙戌春聞得人品最盛、如翰林四諫又三君子者、則吉州羅一峯先生倫、特疏植綱常、江浦莊定山先生昶、蘭谿章楓山先生憲、莆田黃未軒先生仲昭、各疏培聖德、俱由翰林相繼謫外、又從合疏稱三君子云、尋用台諫薦、相繼補陪京諸曹郎、無何又相繼請告去、其出處大致同、至潛心道德之府、游意著作之庭、其理學精澁同、故大宗伯楊公廉察國朝理學名臣十有五人、而四君子者其選也、余聞之而不勝高山之仰、已讀一峯先生應制萬言策與扶植綱常疏、及定山先生集、已簪仕尹金華、又得讀楓山先生集、值當路建四賢祠、而楓山與焉、因得徘徊祠下、而獨未軒先生尚未得論其世、會徵天幸、僑居余國藩、歲甲午鄉試、以職事司提調、而先生來孫起龍者、舉第二人、乃得盡聞先生世德之詳、其同舉士自解元王畿以下若而人、請於中丞台敬菴許先生曰、莆田理學名臣黃公、故有祠、肇自嘉靖丙午、直指何公檄藩司捐金建于玄妙觀廢地、尋燬於倭、今三十五年矣、而祠不重建、祭不特舉、毋乃缺典歟、中丞公慨然許之、檄府查勘、未報、而許先生尋轉南大理寺卿行矣、繼之者為顧顯沈先生、府勘文上、而沈先生下藩司捐金如何直指故事、工甫興、而會沈先生以他事去、而余亦還南大理丞行、未睹厥成、迨戊戌、余自南大理還口寺、黃君起龍以是科第進士、調選為行人、久之奉差歸、詣余請曰、先祖